

1. 命令从这里发出

1940年8月20日晚。

尽管已是立秋过后，但“秋老虎”也确实厉害。闷热的天气，压得华北地区的人们喘不过气来。有经验的老人都在嘀咕，一场大雨将要来临。许多人都拿着蒲扇，赤膊走到路边地头、门前屋后聊天纳凉。

时针刚刚敲过10下。突然，隆隆炮声、枪声从绵延5000里的华北大地响起。特别是那贯穿晋中地区的正太铁路两侧，火光四起，更为激烈。

急促的电话铃声，几乎同时惊响了驻守在石家庄、阳泉、太原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第四旅团和第九旅团司令部的总机。

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长水原义重少将、第四旅团长片山省太郎中将等，听到八路军全线出击的消息，惊慌失措，猝不及防。层层上报，消息很快传到北平日军华北方面军总部。据日军《华北方面作战记录》记载：“盘踞华北一带的共军，于1940年8月20日夜，一齐向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为矿山）进行奇袭。特别是在山西，其势更猛”；此次袭击完全出

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的巨款方能恢复。”

1940年8月20日这个令人难忘之夜拉开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的序幕。

百团大战，开始并不是部署百团人马参战的，它是随着战役态势的发展而形成的。最初的酝酿还得从摧毁敌人交通线的破袭战开始。

初次酝酿

进入抗日战争的第三个年头，国际、国内的形势更加复杂、严峻。

在国际上，德国法西斯在以闪击战的战术打败英、法联军席卷欧洲大陆之后，英、法为保存自己，积极策划“东方慕尼黑”阴谋，不惜以关闭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相要挟，促使中国和日本“媾和”。美国也步英、法的后尘，通过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校长的司徒雷登，去重庆规劝蒋介石对日妥协。

在中国战场上，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侵略中国，称霸亚洲的狂妄野心，进一步加紧实施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软硬兼施策略。一方面按照其所谓“桐工作”计划，派遣今井武夫、铃木卓尔等在香港、澳门与蒋介石的代表会谈，并商定在长沙举行更高层人士的接触，以推进诱降活动；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发动宜昌战役，扩大对重庆的空袭，扬言进攻四川，以武力胁迫蒋介石就范。

由于日军发动的“扫荡”袭击，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摩擦”挑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人民，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局面。正如中共中央正确分析的那样，1940年中国正处在“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

期”。

如何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扩大和巩固抗日统一战线，揭露、打击日伪顽固势力，战胜困难，把抗日斗争推向更加深入，这是八路军特别是高级将领们共同思考的问题。

1940年春。

在晋东南武乡县沟岭环抱的王家峪村落风坪下，有一座四合头的窑房院落。这里便是八路军前方总部几位领导人的住处。正面是房东住的三孔窑洞。东房是朱德总司令的住室，西屋为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办公室，南房是左权副参谋长的住室。一天，朱德、左权来到彭德怀的办公室。朱德说：“进入1940年，我们除了对付国民党顽军的挑衅以外，日军在华北加紧推行的‘囚笼政策’也将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困难。”

彭德怀说：“国民党的少数‘摩擦专家’都是豆腐，对付他们根本不在话下。问题是日军在华北推行的‘肃正建设计划’，大搞什么‘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真是太猖狂了。我们决不能让敌人在我们的国土上，耀武扬威，逞凶逞强，一定要给他们点厉害看看。”

左权接着说：“对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的关键就是要破坏敌人的交通线。”

朱德进一步分析道：“交通战对战争关系极大。敌人新的筑路行动，具有战略和战术上的重大意义。我们丝毫也不能忽视。”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晋冀豫地区的铁路、公路纵横交错。东有平汉，南临陇海，西有同蒲，北靠正太。地处太行山区的八路军前方总部所在地，正好被框在由铁路构成的‘口’字里。形势更为严峻的是，

日军又赶修了北起太谷白圭镇、南到晋豫交界的晋城县的白晋铁路，与河南焦作相连接。日军还企图修筑西起临汾，东经长治，直抵邯郸的临邯铁路。那样，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将要被分割为四，变成一个“田”字。这还不算，日军的更大野心是在河北省原有贯穿南北的平汉、津浦线以外，再抓紧抢修德州—石（家庄）和沧（州）—石（家庄）2条铁路，并计划修筑济南、大名至邯郸铁路，这样连同北宁铁路，冀南抗日根据地亦被分割在“目”字形的“囚笼”之中。

彭德怀开始思考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破袭交通战。他的想法得到了朱德、左权的赞同。左权还以参谋长的特有职能，从战术上考虑：敌人在各交通线上，分段建立碉堡据点，企图使用“引点成线，集线成面”的战术，守卫可防，出击有路，以保证交通畅通，适应军事、经济侵略的需要；我们则采取全面破袭交通的战术，目的是做到“截线拔点，以面挤面”，拔掉路边敌人据点，毁坏沿线铁轨、路基，打破“囚笼”，达到歼灭敌人之目的。

八路军前方总部领导人准备发动破击交通战的构思，正在深入酝酿议论的时候，遵照毛泽东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开始反摩擦斗争。破击交通战的议论，就暂时搁置起来。

英雄共识

从3月5日到8日，在朱、彭正副总司令的领导下，由第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的支援部队，共计13个团的兵力，胜利进行了磁县—武安—洺县—林县战役，全歼顽军朱怀冰3个师，反摩擦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4月初，在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前方总部举行了反摩擦斗争经验总结会议。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三八五旅旅长陈锡联、三八六旅旅长陈赓以及率部南下参加反摩擦斗争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等参加了会议。尽管春寒料峭，但是指挥反摩擦斗争取得巨大胜利的将军们，喜悦之情，似乎已交融在春意盎然之中了。

彭德怀再次提起了交通破击战的构想。他首先对反摩擦斗争的胜利评述说：“其实国民党军队也不是铁板一块。去年11月我们从延安回太行山 路过西安、洛阳的时候 就感觉到反共的气氛很浓。我们过三原时，两个国民党特务竟明目张胆地检查和扣押我们乘坐的大卡车。我命令逮捕了那两个家伙 并质问道：‘你们是奉了谁的命令 要检查和扣押我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卡车？’随后 我把他们押解给程潜 要求他严厉惩处。”

彭德怀又说道：“在程潜的住处，我当面指着靠反共起家的何绍南鼻子说，‘你就是汪精卫 在陕北做尽了坏事 破坏八路军的抗日后方。’我又说，‘今天谁要是反共 他如果先放第一枪，我们就立即放第二枪，这就叫礼尚往来，还要放第三枪’。程潜急忙插话说，‘放第三枪就不对了’。”

彭德怀接着说：“这说明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必须正确执行集中打击反共顽固派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程潜就是赞成我们可以打第二枪的嘛！”彭德怀和在座的将军们都笑了。

说到这里 彭德怀又转话题道：“我们打击了朱怀冰 可是现在敌人又在继续造谣 说什么‘八路军是游而不击’呀 是什

么‘专打友军 不打日本’呀。我心里一直憋着一肚子火 我们倍受日本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华民族，该给日本侵略者一点厉害了。我和朱老总、左权参谋长原来议论过，想搞一次大的交通破击战 有些想法 今天想听听各路诸侯的意见。”

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说：“我同意朱老总所说的，要从战略和战术上去认识交通战的意义。接着 他形象地比喻说：“敌人‘以战养战’政策的推行 必须依靠交通来支撑。从这一点上说 铁路、公路对于日军 就好像人体上的大小血管 据点则好比淋巴腺。倘若我们到处开展交通斗争，切断敌人的大小血管，一方面可以阻止敌人输送中国人民的膏血去营养自己，使它日趋消瘦枯朽；另一方面，可以使我们的丰富资源尽归己用。”

刘伯承习惯地用手扶扶眼镜，坚定地说：“倘使我们完全切断敌人的大小血管，使其无法伸展于中国乡村，来吸吮我们的血液，把敌人完全困厄于城市之中，这样便可以缩短乡村战胜城市的过程，使抗战的最后胜利早日到来。”

听完刘伯承师长精辟而形象的分析，血气方刚的陈赓旅长说：“我看 对正太铁路 我们已经打过好多次 这一回我们干脆集中力量，把它彻底打掉如何？”深谋远虑的聂荣臻司令员说：“要彻底打掉正太路 我看目前还不大可能。因为我们打掉了 敌人还会修起来的。不过 如果能打断它一个时期 那对我们也是十分有利的。”

第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表示完全同意大家的看法，并从政治的高度补充说道：“我们为了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 如果把破击交通线这一仗打好了，不仅能够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克服投降危险，振奋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我

军的战斗力，而且对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将军们对于打一场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取得了共识。

彭、左决策

彭德怀为了进一步敲定对破击正太铁路的打法，还专门听取了部分团以上干部的意见。一天，他在王家峪自己的办公室兼卧室里，和聂荣臻司令员亲切会见了参加歼灭朱怀冰部归来的南下支队指挥员。

彭德怀高兴地拉住南下支队司令员陈止湘和政委刘导生的手说：“你们仗打得真好，立了大功。祝贺歼灭顽六十九军、九十四军、鹿钟麟部和王靖国部 4 万多人的伟大胜利。这一仗了不起，粉碎了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接着，彭德怀双眼微闭，笑着说：“今天，我请你们来，一方面听听你们的汇报，另一方面是想向你们谈谈我想了很久的一个打算。”说着，彭德怀走到挂在东墙上的军用地图跟前，继续说道：“为了粉碎日军在华北推行的‘囚笼政策’，回击国民党顽固派诬蔑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扩军不少，游而不击’的无耻谰言，打击投降派，我想用 20 个团左右的兵力，破袭正太铁路，叫敌人半年至少两个月不能通车。这样一来，咱们晋察冀和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就连成一片了。咱们黄崖洞抗日兵工厂的枪支弹药，就可以运到北岳区。晋察冀的粮食、棉花也能运到晋东南，两地就可以通过交流，解决物资、装备缺乏的问题了。”聂荣臻司令员笑着插话道：“破袭正太铁路这一仗，彭老总是早就胸有成竹了。”

彭德怀还让左权参谋长到第一二九师，进一步征求部分指挥员对破击正太铁路的打法的意见。据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长陈锡联回忆，左权转达彭总想让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所部分别从南北两面夹击正太路时，有的同志建议两面夹击不如两部各打一段，即将正太铁路截成两段，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分别负责东西段的破击。这个建议得到彭德怀、左权的高度重视，并被采纳。

春回大地。华北地区一场大的战役犹如茁壮春芽将破土而出。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国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国民党顽固派继在华北地区掀起一股反共浪潮之后，又在华中疯狂进攻新四军，形势非常严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要求华北八路军各部要采取谨守防线的措施，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军事冲突，使山西、河北 2 省暂时保持平静的局面。这样，中央可以从八路军中抽调足够的力量南下华中，支持新四军的斗争。朱德、彭德怀坚决执行中央的战略部署，发动组织交通总破袭的计划，再度搁置下来。

1940 年 4 月下旬，朱德总司令根据中央决定，离开王家峪八路军前方总部，先后在晋城、洛阳会晤了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然后返回延安。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工作由彭德怀、左权直接承担起来。

华北战场的暂时平静，敌我双方都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日军进一步推进其“囚笼政策”，加强铁路、公路沿线设防控制，为防范根据地和游击区抗日军民对交通的破坏，除搞什么“护路队”，日夜巡逻“报平安”之外，甚至还到处张贴布告，规定哪一个村庄附近挖沟一条，即罚群众款 50 元，哪个村的护路范围内，电线杆被砍一根，也要罚群众款 10 元。交通线附近

的群众怨声载道。

眼看敌人在铁路、公路两侧，不断延伸修筑据点，扩大占领区，八路军少数指战员和地方干部，不敢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反而向后退缩。个别地方还出现了敌人到村里，明目张胆地抢劫群众财物，也得不到应有的打击的情况。

华北的形势，和入夏的沉闷大地一样，令人窒息。6月，日蒋秘密和谈加快了步伐。日军进攻宜昌，轰炸重庆，再给蒋介石以军事压力。据日本军方战后公布的有关材料称：“在昭和15年（1940）6月中旬以后约一个月时间内，的确出现了似乎事变将行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所以如此，应该说是在八年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感到危机最严重的，实际上是在宜昌失守的时候”加上“陆海航空部队猛然轰炸重庆 重庆方面和平气势高涨 只有中国共产党军坚持反对和议”于是“中共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当然 尽管这是日本军方后来才悟出的结论，而且并不准确全面，但也说明了一些问题。

促使彭德怀最后决定发动破击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军准备进军西北作战的方向估计。据情报部门提供，日本大本营多次密谋打通“西北通道”，日方认为“西北共产地区，是以苏联的支持为背景，如果英、法支持的重庆政权一旦破灭，将来在此可能留下抗日力量，与此直接接壤的方面军，今后需要对之采取万全对策。”1940年五六月间，日军发动的“晋南作战”炮火已经逼近黄河。中共中央《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中也指出：“现在日寇正准备向昆明、重庆、西安等地进攻。”彭德怀对日军将进攻西北深感不安，十分担心。如果日军侵占西安得逞，截断延安党中央与全国各地的联系，后果将不堪设想。尽早发起破击战，对敌人进攻西安的企图和部署，

必将起到重大的牵制。另外 随着日军‘囚笼政策’的推进 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区迅速变成游击区，到 7 月份 只剩下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 2 个县城。彭德怀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更加坚定了迅速发起一场大的破击战的决心。

1940 年 7 月，八路军前方总部已经从武乡县的王家峪，迁回群峰环抱的砖壁。这里地势险要，只有村前土门哨口一条小道 盘旋而上。当地群众有‘自古砖壁路一条 土门一把村难到’的民谣。八路军前方总部就设在东面依山 南、北、西三面临崖的一群庙宇里。虽然已经进入炎热的伏天，但山区的天气还十分凉爽。一天，彭德怀来到左权参谋长的卧室，再次谈起正太铁路的大破袭问题。彭德怀回顾了几个月来，对破袭战的几次议论 分析了近期时局的发展 说道：“我看 最近日军占领宜昌以后 又狂轰重庆 这是在诱蒋的同时 又在逼蒋就范。另外 从种种迹象表明 日军有加快进军西北的意图。”左权接着说：“有关情报提供 敌人有‘8 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线’之说。在蒋介石的电报中 也有‘敌在太原集中两师团之兵力 渐增强晋南 准备进攻洛潼’的言词。”

彭德怀用手一挥 果断地说：“为了打击敌人的企图 配合晋南及华中各友军作战，保卫大西北，挫败敌人妄图消灭我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阴谋，我看抓紧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破击战，已经不能再拖延了。”

左权说：“对 现在是该下决心的时候了。我想 除了原来酝酿的正太铁路破袭战以外，对平汉、同蒲等重要铁路和公路线 也不要放过。这样 可以牵制敌人对正太路的增援 确保正太铁路大破袭的彻底胜利。”

彭德怀高兴地走到左权跟前，轻轻地拍着参谋长的肩膀，

笑着说：“好，那就劳驾你再辛苦一趟了。你马上到担负破袭正太路主攻任务的第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走一趟，把总部的作战腹案告诉他们，再次听听他们的意见。”

据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回忆，7月中旬，左权来到一二九师师部驻地辽县（今左权县）桐峪，向刘伯承、邓小平等师部领导传达了彭德怀的意图和设想。刘、邓认为利用青纱帐的天时地利，正是作战时机，表示完全赞同，并当即叮嘱李达说：“打破敌人‘囚笼政策’这一着棋太好了，彭总的设想很好。正式作战命令下达之前，一切战役准备工作，你们可以提前搞。”

左权在一二九师师部住了一宿，对战役的具体部署和李达参谋长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左权在返回砖壁八路军前方总部以前，又听取了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等高级指挥员的意见。

彭德怀认真听取并采纳了各兵团领导的意见。现在，历经半年多的思考酝酿，大破击战终于进入了实施阶段。彭德怀和左权都十分兴奋。但是，越是在激战前夜，作为最高指挥员的彭德怀越是镇静。他叮咛左权和作战科的同志说：“经过这几年的交通战，尽管我们取得了许多毁坏敌人道路、夺取敌人据点的经验，可敌人也搞了不少突击筑路、严密防御的花招。因此，大破击这一仗，我们只有采取出敌不意的打法，才能达到我们设想的战役目的。”

五道命令

7月中旬，左权在他那不大的办公室兼卧室里，开始制定作战方案。今天，我们来到武乡县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望着那发黄的《百团大战战役部署略图》，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彭、左共同部署、指挥百团大战的那个岁月。

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连几个通宵，左权的眼睛熬红了，他的夫人刘志兰深知左权的脾气，他在工作的时候，是专心致志“六亲不认”的。刘志兰只是默默地给他端上开水，便悄悄地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离开，生怕打扰左权的工作。

7月21日，左权突然高兴地从小夫人手中接过孩子，不住地在他小脸上亲起来。刘志兰笑着说：“忙了几天，该休息一会儿啦。”左权说：“休息，咱们的小宝贝又快该去坐木箱啦。”原来，当时因为作战频繁，左权几乎终日在前线或作战科电台旁边，八路军前方总部又是敌人“扫荡”的目标，为了安全，武乡县王家峪的乡亲们专门钉了一只小木箱，环境一紧张，群众就把左权的孩子放在木箱里，端着往山上转移，这已经成为习惯了。刘志兰看着左权的表情，已预感到一场大的战役就要开始了。

7月22日凌晨，八路军总部以朱、彭的名义向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发出了《战役预备命令》，并报中央军委。《预备命令》强调：“我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好转，这是目前严重的政治任务。”

《预备命令》规定此次战役的目的是“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恢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同时，要求各兵团“对其他各重要铁路线，特别是平汉、同蒲等铁路，应同时组织有计划之总破袭，配合正太铁路战役之成功。”

《预备命令》要求直接参加正太铁路作战之总兵力，应不少于22个团，其他各铁路线配合作战的兵力，由各兵团自己决定。为保证这次战役行动的秘密，《预备命令》特别规定：“战

役政治保障计划另告。在战斗发起前，严格保持秘密准备（未完成以前 战役企图只准告知旅级首长为止）”

遵照八路军总部的《预备命令》，各参战部队立即进入临战状态。第一二九师在和顺县石拐镇设立了前线指挥所，邓小平政委亲自阐述破袭正太铁路的重要意义。他强调说：“我们对正太铁路破坏得越彻底，我们就越主动。这一仗必须打好，坚决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巩固和扩大我们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立即指派副参谋长唐延杰前往四分区组织侦察，并亲自率领司令部南下，成立前线司令部。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也对如何配合正太路破袭战，专门进行了研究部署。

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各参战部队完成了地形、敌情的侦察，兵力的部署，爆炸破袭器材的准备以及对敌宣传品的印刷 兵站的建立 粮秣的筹集 民兵的组织等。参战军民提出了“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座桥梁”的响亮口号，并进行了短期的破路训练。

8月8日，八路军总部继发出《侦察重点与注意事项》和《战役政治工作指示》之后 又下达了《战役行动命令》同时发出了《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行动命令》对各部的战斗任务作了明确规定：晋察冀军区以主力 10 个团，破袭正太铁路阳泉（不含）至石家庄（含）段 重点为阳泉至娘子关段 第一二九师以 8 个团附总部炮兵团 1 个营 破袭正太铁路阳泉（含）至榆次（含）段 重点为阳泉至张净段 另以 1 个团之主力位于潞城、襄垣之间 阻击向正太路增援之敌 第一二〇师以 4—6 个团 负责破袭忻县以北之同蒲铁路和汾阳 离石 公路 以主要兵力置于阳曲南北地区，阻敌向正太铁路的增援。另外，再

以 1 个团进入榆次南北地区，配合第一二九师作战；总部特务团集结于下良、西营地区待命。

《行动命令》还规定 凡参加战斗的各部 统由总部直接指挥 并重申 其他地区的有关铁路、公路 各兵团也要抽出足够之兵力进行破击，相机收复某些据点，阻击可能向正太铁路增援的敌人。战役定于 8 月 20 日发起攻击。

谁也想象不到，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震撼中外的百团大战的作战命令，就是从这山峦起伏的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的小庙里发出的。

2. 烽火绵延 5000 里

1940 年 8 月 20 日，山西省武乡县砖壁八路军前方总部。

午后 2 时 太行山区的天气 真是风云多变。闷热的天空，一阵狂风之后 雷声大作 大雨倾盆而下。彭德怀、左权及参谋处作战科的同志来到总部会议室—— 万圣堂。这殿堂虽然年久失修 显得有些破旧 但那雕梁画柱、斗拱飞檐 仍依稀可见 不失古代建筑的风采。

彭德怀看大家都依次坐下以后说：“正太路破袭战 今天晚上全线开始。我们再议一议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左权首先说：“今天上午 我们又与刘、邓 聂 贺、关各部进行了联系。再次强调总攻的时间定为晚 10 时整。据各部报告，所有参战部队都已经陆续向预定位置集结。一切行动都秘密进行 没有发现敌人方面有什么异常动向。”

彭德怀说：“好。请作战科的同志再电告各部，要他们一定要注意气候变化，三晋地区的气候变幻莫测，部队要有各种准备。”左权接着说：“报务员要认真、仔细检修报务设备，保证战斗打响以后的通讯畅通。”

报务员小高、小于站起来，齐声答道：“首长放心，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嘛，这顺风耳可灵呢！请首长静候胜利的消息吧！”说着还调皮地作了个鬼脸，彭德怀、左权和在场的人都笑了。

晚饭以后，彭德怀还是习惯地来到庙中的一棵小榆树旁，端详一番。这还是一年以前，八路军前方总部刚从王家峪搬到砖壁村时，他从山上连泥捧回的一株榆树苗，如今已经长到膝盖那么高了。雨后的榆树，更显得青葱挺拔，生机盎然。彭德怀望着那围在四周的野玫瑰，不由想起有一次，朱老总看见他正浇榆树苗时，指着树苗笑着说：“这很好啊，等抗战胜利以后建设新中国，这株树就长成栋梁之材啦！”现在，朱老总已经回延安，要打好破袭正太路的重大战役，彭德怀深感个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晚上 8 点多钟，彭德怀、左权都提前来到了参谋处作战科。10 点钟以后，阵阵电话铃声、喊话声，划破了这寂静的山区夜空。听到一个个战况报告，彭德怀那紧锁的双眉，舒展开来，他的心也好像飞到那硝烟弥漫的华北战场。

喜讯像雪片一样，铺天盖地地飞来。

——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三团猛袭井陘煤矿；第四军分区第五团突近天险娘子关。

——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新编第十旅、决死队第一纵队，向正太铁路阳泉至榆次段展开全线破击；新编

第一旅袭击平汉路安阳县丰乐车站。

——第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一部，破袭忻县县城至三交镇公路 山西新军整编第一师一部 进袭五寨县城。……

绵延 5000 里的战场上 枪炮声响彻了华北大地。现在 让我们按照八路军总部发出的战报，去看看几个激烈的战斗场面吧！

奇袭娘子关

世称“天下第九关”的娘子关，地处山西、河北交界的咽喉。“京畿藩屏”4个大字镶嵌在关头的正中央。娘子关火车站紧靠绵山脚下 背靠温河 南临桃河 再向南望去 那高耸的望海楼就在山顶。娘子关地势险要，堪称雄关。

1937 年 10 月 日军占领娘子关后 在国民党原来修筑的旧有工事上 又加修了 4 个堡垒。在附近的娘子关村、磨河滩村都加驻了一部分日伪军。

担任主攻娘子关至乱柳段任务的是晋察冀军区的第五团、第十九团。战士们分别在五团团团长陈祖林和十九团团团长李和辉、政委林接标的率领下，从东西两路潜入娘子关地区。战斗打响以后，五团战士首先突入娘子关村，解决了村里的伪军。外围扫清以后，开始向娘子关关隘发起攻击。关内驻防的日军 耳闻枪声四起 仓促应战。

午夜 24 时整，日军娘子关警备队队长池田龟市手下的一名中队长，率领日军 20 人乘摩托车从东面的地都村巡逻返回。他们在娘子关火车站下车，中队长宣布完注意事项，刚要准备解散的时候，突然遭到从西路过来的十九团的袭击。日军 20 名士兵 听到枪声 吓得急忙钻进车站候车室 企图凭借坚

固的建筑固守。

恰在这时，日军归国部队第一批 800 人乘坐的军车 驶抵娘子关车站。这些由炮兵、辎重兵、卫生兵组成的混合队伍 在炮兵大尉等 4 名军官的带领下 慌忙跳下火车。他们随身都没有携带武器，又都归国心切，哪有心思参战。只见黑压压地挤满站台 毫无战斗力。这时 主攻娘子关关头的五团战士 听到火车站的厮杀声，也转身集中火力向火车站射击。日军士兵虽多，但终难抵挡我军从东西两个方向的夹击，不是被击毙，就是夺路而逃。

五团和十九团的战士们，在解决了娘子关车站之敌后，再次集中火力 猛攻娘子关关隘。娘子关有东、南两座关隘 相距不到 100 米。两座关隘上的敌军相互呼应，依仗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

经过 3 个多小时的激战，五团战士从关隘的西北方向，沿着古长城脚陡峭的山路，攀崖而上。三连的突击班冒着敌人密集的火网，率先解决了敌人的碉堡。接着 两座关隘上的敌人堡垒 都被摧毁。英勇的战士们高喊着“缴枪不杀”登上了天险娘子关。东方天空鱼肚泛白的时候，经旗已高高飘扬在娘子关关头。受到日本侵略者 3 年压迫蹂躏的娘子关群众，看到八路军高举的红旗，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一直在前线指挥攻关战斗的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高兴地跟随战士们登上了娘子关。他站在被炸毁的碉堡上 用望远镜向西望去，那清澈的温河、桃河，那横跨河上的磨河滩大桥 都尽收眼底。这时 站在身边的唐延杰副参谋长 向司令员报告说：“刚刚接到报告，磨河滩大桥经工兵和群众一夜破坏 桥身一端已经坠毁。”聂荣臻笑着说：“这真是有人打狼 有